

心窗
片羽

洗碗有何难

□明前茶

最近,微博上的一个话题引发热议——“女生第一次去男方家要不要洗碗”引来了超过20万网友的热烈跟帖。关注统计数据,高达55%的人支持“提都不要提”,他们认为,洗碗这件事,本质上是一种服从性测试。不管女生以后表现如何,如果第一次去男方家就殷勤地洗了碗,你就得准备洗上一辈子。

有意思的是,32%的网友觉得这件事情的完美解决方案是:吃完饭,女生撸起袖子主动请缨:“阿姨我来帮忙吧……”“不用,不用,你们快去坐着吃水果吧。”最后是男方父母把碗给洗了。

这就算彻底解决了问题?不见得!年轻情侣结了婚,碗由谁来洗?难道就为了躲避洗碗叫一辈子外卖?

洗碗or不洗,为什么能发酵成令人黑脸相对的问题?因为琐碎家务本来就像流水线传送带上的任务一样,源源不断,而洗碗,更伴随着残羹剩菜的处理,伴随着满池子油汪汪的污水,做过干锅鸡和卤鸭掌的大铁锅,还要动用刷锅笤帚或钢丝球才能洗干净。洗完了,两手干燥,指甲都磨花了,对凡事讲究轻松快乐的年轻一代而言,这种事情有啥乐趣可言?

我的闺蜜程鹤,对此有一番妙论:懂得艺术化地处理琐碎家务,这种人才称得上 Marriage quotient (婚商)够高。

程鹤就是这样一位 Marriage quotient 够高的妻子。她的丈夫做得一手好菜,但是并不乐意洗碗,他们结婚20年,程鹤就天天洗碗。她的方案是要把洗碗这件事,尽可能改造成赏心悦目的任务。领了结婚证,她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两人单身时期因陋就简的碗碟菜盘,替换成来自日本京都的釉下彩餐具,春天所用的餐具上有烟柳迷人、秧田碧青;秋天所用的餐具上有柿果累累、红叶醉人。哪怕只是白底蓝绘的餐具,一旦有朴素又高洁的云唐草纹、网纹蟹、青波纹、十草纹出现,那种朴拙又清爽的手绘风格,就把洗碗的不快,给过滤掉了八九成。程鹤买了北欧风格的搁碗架,在正对洗碗池的窗前放了插花与盆栽,把那里打造成家里最唯美的微缩景观。

市面上大部分洗洁精都是化工产品,可以去油,但洗完也伤手。数年前,她开始尝试用草木灰洗碗,园林工人替草坪理发,她去捡了青草的断发来,晒干、烧成草木灰。她还开始了环保尝试——将家里人吃剩下的橘子皮与柚子皮剪碎、晒干,同样装在大玻璃瓶里,洗碗前,抓一把用来搓洗碗碟上的油渍,真是手到擒来。某一天,程鹤洗碗,我为她打下手,惊讶地发现:这些装着“天然洗洁精”的大玻璃瓶外,竟然贴着仿毕加索的小画。《亚威农少女》《梦》《镜前的女人》,每一幅都是热爱艺术史的程鹤自己仿画的,它们贴在广口玻璃瓶上,似乎暗示着一个倔强的灵魂如何穿越琐碎,将责任演化为游刃有余的意趣。

国色
王尚

唢呐(外一首)

□毛文文

在乡下的红白喜事里
你编排一种燃烧的火势
点亮的指纹已无法控制风向
红喜疏远,白喜亲近
无意中从喇叭口燃烧出一种痛
领走最初的风。你不能错过
这人间最后的送别
要让清脆的八音孔长出翅膀
掀开阴霾的天穹
让魂灵里的漆黑找到光亮
唇齿间吱嘎的哀伤
是你给亡者的花束,是一把刀
割断来路的荆棘与标识

你不能辜负那些哭泣的人
不能背弃人间最为悠远的风向
追悔可以重现
让风中渐渐沧桑的人
重新绽放可以吹奏的笑靥

演奏者

大自然培养的演奏家
在稻田里用茎叶拉着二胡
恶劣天气二胡改成小鼓
偏爱和雨点敲打

它们在一束束阳光下
演奏说丰年的稻花
一层层香不仅描绘汗水
也描绘谷穗上的露珠

其实,无论是丰年
还是歉年,青蛙勇敢的蓝调里
有不可捉摸的风云

农田受害时,吃害虫的青蛙
常常于水塘
潜底吹出,埙的呜咽

滩河村的知青老友们

□高洁

3月5日,我看望出院不久的沈唐峰。他妻子缪桂梅说,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五)夜,老沈在睡梦中没了气息,幸亏发现及时,打120送通大附院抢救回一命。只见他气色还不错,只是口齿有点含糊不清。我说了几句宽慰的话,摸了摸他苍白的手正准备离开,缪桂梅说,跟高洁道个别挥挥手呀!这时的沈唐峰像个听话的孩子,跟我挥了挥手……

3月10日上午,缪桂梅来电话,说沈唐峰早上5点走了。下午,我与妻蔡兰香赶往安孝堂祭拜,往事在脑海不停涌动……于是写下八句大白话:插队滩河十余冬,你我娶妻皆乡中。你人热心最好客,知青聚会你做东。难兄难弟沈唐峰,高洁今日来相送。本来应该你送我,因为我病比你重啊!前年,沈唐峰摔一跤后行走困难,发展到呼吸不畅,早晚都得吸氧。我也是前年开始咳嗽不止,后来查出是肺癌晚期。

1963年初中毕业后,我因家庭出身升学无望,遂至海安县沿口公社滩河六队插队落户。第二年,沿口一下来了58位南通知青,其中就有小我一岁的沈唐峰,插在七队。我俩在那个年代都是贱民,我爹是资本家,他父亲则在国军中待过。

回想起来,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当年,那就是饿。沈唐峰钓鱼是一绝,虽然没油没调料,亦不妨煮鱼充饥。我为队里人义务理发、修鞋,他们有时送我点吃的,过节还送面饼、粽子、馒头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村普遍缺

烧草,连极其有限的口粮都发愁煮不熟。有一年,沈唐峰拔下草屋顶上的稻草用作引火草,被队长知道后,额外照顾知青多分了些柴草。我煮中饭时,先把米放入热水瓶里再冲入开水,焖成粥当晚饭,就为省下一顿烧锅草。后来我发明了水泥聚光太阳灶,20世纪80年代十多次荣登《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

滩河大队共有8位“文革”前下插的老知青,6男2女。2位女知青的遭遇难以尽述,其一已痴呆,住在护理院里。沈唐峰一走,小伙里就剩我和老郑了。

老陈去世时年方五十。他一副白净书生相,大眼、寡言。沈唐峰说每次去他的住处,总有炒熟的蚕豆、黄豆拿出来招待,并耳语其来路。陈去值夜看仓库时总带一热水瓶,回来时水变豆。在那个全民熬饿的年代,队干部们借开会之机,偷煮大米饭打牙祭是公开的秘密。回城后陈一直不顺,患了癌症,老沈多次去看他、资助他。

老周与沈唐峰一同分配在七队。他15岁下乡,是沿口那一拨插队知青里年龄最小的。个不高但很壮,后来去砖瓦厂做挑工。他结婚比我们早,大概是收入比我们在生产队挣工分要多些吧。周生了个丫头,夏天拉稀了,两个大男人到河边帮小孩洗屁股。沈唐峰抓着女婴在水里甩来甩去,像是在涮衣服……回城后老周没过上几年好日子,49岁就患病离世了。其妻前年也病故了。

老毛原先是公安人员,不知何因被

贬,是插队前唯一年龄超过20岁的。他待人诚恳。那时我常去他处走走,总见他埋头抄写医书,为贫下中农的小病小痛提供偏方。去年冬天,老毛成了毛瞎子后孤独终老,咽气时竟无人知晓,是邻居报警后派出所来人开门收殓的。

老郑,出了名的胆大!一次我与他同游南通狼山,走到大雄宝殿后墙。那里是一处绝壁,我一看就腿发软站不稳,郑如履平地,一屁股坐在悬崖边晃悠着双脚。后来听沈唐峰说,他神得很,颇有女人缘。饿了就“拿”,多次犯事被送交公社。知青返城时,他竟被“优先”提名!听说后来他借好多知青的钱去创业,失败了,离婚了。

还有一位老桂。他是外村的知青,乡村教师,到滩河三队来做上门女婿的。老桂回城后分在鞋厂,还当了干部,有了花边传闻后与妻不睦。后来桂妻肝癌病逝,我赶去看了她最后一眼。我们曾同是村里毛泽东思想文娱宣传队队员。鞋厂破产,分了好多库存鞋。老桂在家门口摆摊,一张简易钢丝床上堆满鞋子。再后来借酒浇愁,中风住院抢救一周花光家底,人也没了。

回城后,沈唐峰创业开饭店。他请知青老友聚餐叙旧,一年好几次,吃得我都不好意思啦!这次他病危前还对我说,几时我请客再邀大家聚聚。3月5日我看望他,在临别时对他说,等你康复后我们沿口知青一定到你家再聚。想不到5天后,在他的遗像前,在他的斋宴上,也算他请我们大家吃了最后一顿。

紫琅
诗会玉兰
一瓣